

“大包干”又到“大集体”

——小岗村记

□斯 雄

“大包干，大包干，直来直去不拐弯，保证国家的，留够集体的，剩下的都是自己的。”

在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里，这首1979年开始在当地传唱的《大包干歌》，在不停地滚动播放着。

歌的源起，是被称为“中国改革第一村”的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。所谓“大包干”，是指大包干到户，即农户承包集体的基本生产资料（主要是土地）自主经营，包交国家和集体应得的各项费款，其余产品或收入归承包户所有。

1978年冬，当时属梨园公社的小岗生产队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。纪念馆里的雕塑，复原了这次会议的场景：

18个农户或坐或站，群情激昂，在同意“分田单干”的字据上，摁下18个鲜红的手印：“我们分田到户，每户主鉴（签）字盖章，如以后能干，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，不在（再）向国家伸手要钱，要粮。如不成，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干（甘）心，大众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。”

此后，小岗人在各自承包的土地上耕作，并由此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幕。

一晃快40年过去了。年轻一点儿的人，一定难以理解：不就是包干到户么？至于搞得那么神秘、那么悲壮？

“说凤阳，道凤阳，凤阳本是好地方。自从出了朱皇帝，十年倒有九年荒。”这段凤阳花鼓词，唱出了凤阳数百年来逃荒要饭的沧桑历史。凤阳处于江淮分水岭，非旱即涝，“乞丐之乡”的帽子由来已久，“凤阳花鼓”最早就是外出乞讨出名的。隶属凤阳县的小岗村，是淮河岸边的一个普通村庄，距县城30多公里，交通不便，土地贫瘠，生产和生活一直都很艰难。

1955年，合作化以前，小岗有34户农民、175人，26条耕牛和1100亩耕地，正常年景温饱有余。1956年，小岗一步步跨入高级社即农业生产合作社，以后进入人民公社化后，生产开始下滑，农民收入下降。一直到1978年之前，小岗都是“吃粮靠返销，生产靠贷款，生活靠救济”的“三靠”生产队，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。

在“饿怕了”“穷急了”“捣散了”的困境下，当时的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和队长严俊昌、会计严立学共同商讨，一致认为，干脆撤掉作业组分开包干到户。现在社员都同意，我们瞒着上面干。瞒不住，大不了不当干部，撤职、处分随他，到后最后总不能不让我们种地。

随后就发生了前面说到的那一幕。

豁出去的原因很简单：饿怕了，穷怕了。

历史，有时候就是那么吊诡：今天看似简单、无所谓的事，搁在过去，可能就真的很不简单，且非常有所谓。



1979年以前，别说“包产到户”，连“包产到组”，都被认为是人民公社“三级所有、队为基础”集体化道路的背叛，始终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。

“三级所有，队为基础”是1958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导下农村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。“三级所有”，是指生产资料和产品分别归公社、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；“队为基础”，是指在人民公社的三级集体所有制中，生产队一级是基本核算单位。这种体制直接导致原来的各个合作社和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，社员的自留地、家畜、果树等，都被收归社有。这些实际上是对农民的剥夺，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，给农业农村农民带来灾难性后果。

迟至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，仍然强调“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、队为基础的体制，稳定不变”。可小岗村实行大包干到户，完全突破了人民公社“三级所有、队为基础”的体制机制，在当时波诡云谲的社会环境下，压力巨大。

没有经历过文革年代的人，可能不明就里，不知其中的厉害。

此前的批“单干风”、批“三自一包”、割“资本主义尾巴”等等，历经无数政治斗争和折腾，上至中央领导、省委书记，下到基层干部、平民百姓，都为之付出过惨重代价，有过血的教训。此时文革刚刚过去，怎不让人心有余悸？

所幸，小岗村的“明组暗户”和大包干到户，从一开始就得到县委的默许。更可喜的是，1979年秋收后盘点，小岗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1.75万公斤增加到6.62万公斤，人均口粮由93公斤增至350公斤，人均收入由22元增至350元——小岗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。

1980年1月24日，时任中共安徽省委

第一书记万里到小岗，看到“大包干”带来的巨大变化，给予肯定与支持。此后大包干到户在凤阳乃至全省普及开来。至1984年，大包干经营新体制正式定名为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，在全国普及推行，广大农村焕发出勃勃生机。小岗人的这一首创，为中国农村改革迈出第一步，并在随后“农村包围城市”，成为整个中国改革的一个原始起点。

大包干短短几年后，凤阳花鼓唱出新歌：

“唱过去，泥巴门，泥巴床，泥巴圈里没有粮，一日三餐喝稀汤；唱现在，住瓦房，吃细粮，电视沙发西式床，还有余钱存银行。”

“唱过去，一愁吃，二愁穿，三愁欠款还不完，四愁儿子光棍汉；唱现在，吃不愁，穿不愁，腰里不断十块头，又娶媳妇又盖楼。”

可谁又曾想到，从1984年起，小岗粮食连年增产，农民收入却未能同步增长。问题出在“无工不富”，很多人感叹小岗人错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“发展乡镇企业”等诸多良机，以至于传出“一夜跨过温饱线，三十年没进富裕门”。

待到进入新世纪，小岗村开始第二次“革命”。通过土地流转，将土地集中起来，并启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确权颁证，从“化整为零”到“化零为整”，从“分田到户”转到“分红到人”，发展现代农业，壮大集体经济。

这一转身，又一次把小岗村推到风口浪尖。有人认为，当年率先打破“人民公社”大锅饭、率先搞“大包干”的小岗村，要重新回到“大集体”了——如果套用一句文革语言，完全可以扣上“走回头路”的帽子。

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”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的对话，就发生在凤阳。其

实，小岗只是中部众多资源平平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普通村，要求其永立时代潮头，未免有些苛求。无论当年搞“大包干”，还是现在回归搞“大集体”，首先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，听听他们的忧乐。争论对与错，以及是否在“走回头路”，在当代已经毫无意义。

“我们全家都在村子里，有开农家乐的、有开超市的、有开澡堂子的，孙辈分别在游客中心、干部学院上班。”到小岗村第一家农家乐“金昌食府”就餐时，见到主人严金昌，他是18个“大包干”带头人之一，也是小岗村最早把土地流转出去的那批人。谈到现在的收入，他乐呵呵地说，现在仅农家乐一项，他一年就收入20多万元呢。

事实上，2016年，小岗村实现集体经济收入680万元；实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169元，分别比全国、全省平均水平高出3806元和4449元。以创建国家级农业示范区、国家特色景观旅游名村为契机，小岗村制定的“三年大提升”行动计划，正紧锣密鼓进行着……

小岗村走过的历程，真可谓惊心动魄、波澜起伏。

或许至今仍然有人对小岗人“敢为人先”的首创，不以为然。这倒让我想起了哥伦布的故事。他发现新大陆后，在为他举行的宴会上，一些贵族认为他发现新大陆完全出于偶然，即使没有哥伦布，也会有人发现新大陆的。哥伦布拿出一个鸡蛋说：“诸位，你们谁能把这个鸡蛋立在桌子上？”众人面面相觑，哥伦布拿起鸡蛋往桌上一磕，鸡蛋立住了。贵族们不服气，说这样我们也会立。哥伦布说：“问题是你们这些聪明人谁也没有在我之前想起这样做。”

更难得的是，小岗人的“敢为人先”，作为一次破釜沉舟似的押宝，绝对不是邀宠似的投机，恰恰相反，他们在商议和摁手印时，强调的是“瞒上不瞒下”，他们的目标和目的也一样，是“朝下不朝上”，而且完全不考虑个人荣辱安危，先干了再说，由实践和最后的结果去检验。这种精神和境界，永不过时，在任何时候都是最可宝贵、值得珍爱的。

走在小岗村2000米长宽阔的“改革大道”上，我在想：木秀于林，一旦成为标杆，也同时成为靶子，各种麻烦难免随之而来。但不经历一些翻来覆去的波折和磨难，何以淬火成钢？

无论什么社会，也无无论什么时代，凡成大事者，都有赴汤蹈火、“敢为人先”的勇气，还有不计得失、豁得出去的气概——这才是“小岗村”这一标签的真正意义所在。

“请循其本。子曰‘汝安知鱼之乐’云者，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，我知之濠上也。”离开小岗村，想到庄子的这一回答，实在是精妙无比、妙不可言啊。



我那水蛇腰的扬州

□庞余亮

相比长江边的大城市，扬州不胖，恰到好处地匀称。

古运河如一根绿瓜藤样，轻轻巧巧地缠住了扬州城的院落和篱笆。瘦西湖就是这根瓜藤上汁液饱满的丝瓜。

——一只拥有“水蛇腰”的丝瓜。

“水蛇腰”，是汪曾祺先生喜欢用的一个词，是形容运河边女人的窈窕和风姿的词语，如果用在大运河和扬州城的关系上，也完全恰当。由于古运河的缠绕和灌溉，扬州城也像一个拥有水蛇腰的佳人。

汪先生是“高宝兴”中的高邮人。我是“高宝兴”中的兴化人。高邮、宝应、兴化三个地方的女子，是扬州船娘的主力军。

——她们的水蛇腰肯定是摇摆出来的。

我第一次去扬州，是从下河出发的。16岁的我跟着老汽车向上爬坡。那比我们高的地方，父亲告诉我，那叫“高田”。老汽车爬到“高田”的最高处，就是大运河的河堤。到了大运河，老汽车停下来加水。我第一次呆在大运河边，看着传说中的大运河（那可是香烟壳上的大运河，也是麻虎子传说中的童年的大运河），正值秋汛，水很大，司机很容易取到了水。有个挎着皮革黑包的供销员模样的男人对我说，这大运河可了不得了，向南，就是扬州。而向北，一直向北，就是北京。

就因为这个供销员的话，大运河就被我想象成一条水做的铁路。验证我这句话的，是扬州城门口的运河大桥，那是座铁桥。咣当咣当摇过铁桥后，扬州城到了。

1983年的扬州，我见得最多的不是杨柳，而是榆树和苦楝树。高大的榆树，纷纷扬扬的榆钱，落在古运河上，又跟着运河水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也许是在水边长大的缘故，我最喜欢做的事，就是逃课去看运河，尤其是想看古运河边古渡杆衣的扬州女子，她们手中的杆衣棒一上一下，美妙的腰身就有意无意地露了出来。那味道，就像我手中的扬州包子。

对了，我有很多书就是坐在古渡边读的，那里有很多不生虫子的葱茏的苦楝树，我捧一本书，两只包子当午餐，一读就是一个下午。

——我应该是运河边一只小虫眼的小黄鹌。

我的学校在史可法路，从史可法路到东关街，只需要沿着国庆路步行15分钟。如果你不想在东关街上停留太久的话，只要走10分钟，就可以抵达东关古渡了。

从古镇瓜洲过来的船队，几乎是和我同时抵达。船队上的小伙子，比我大胆多了，总是故意加大马力，让运河里的波浪替他们“咬”一下杆衣的水蛇腰的女子。

水蛇腰的女子也不是好惹的，她们会用特别好听的扬州话批评那些小伙子。那嗓音，清脆得像扬州的水红小萝卜。

作为观众的我，仿佛是在听扬州评话。

在古运河边看书的事，我从未写出来，不是不想写，而是愧疚。那愧疚就像是隐在古运河水中的石码头台阶，一旦水褪去，那些石阶上青苔和锈迹就是我的愧疚。

那是我抵达扬州的第二年春天，一位老人发现了正在河边懒散读书的我。我当时读的是一本诗集，刘祖慈的《年轮》。这是我在扬州国庆路新华书店购得的。诗句很传统，但当时的阅读水平仅仅是如此。

老人和我谈古运河，我的大运河知识就是在那个时候得到校正的。韦沟。隋炀帝。京杭大运河。他还给我谈李白、杜牧，还谈到了易君左，谈到了他的同事郭沫若。当然，还谈到了诗歌。

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老人就是写鉴赏东渡的姚江滨老师，只是懵懂地和他交流。后来老人带我去他家里，一座长满了花朵的扬州院落，看到了他写的书《东渡使者》《晁衡师唐》。老人还给我买了六只翡翠烧卖。味道的鲜美，至今还不能说得准确。还有，翡翠烧卖里的青菜怎么会那样青翠？

那个下午，那六只翡翠烧卖，我一直记得，还会一直愧疚下去。扬州的洒脱（唐诗中的逍遥见证），扬州的仁义（比如扬州十日），扬州的水蛇腰的女子在水蛇腰的大运河边杆衣。

——当然，也杆那运河水中的月亮。

后来我再去东关街，在仅剩的一棵大苦楝树下，我又想起了已仙逝的姚老师，东渡，东渡，东关古渡。当时正值花季，暗紫的小花瓣，落满了巷子口。

我在树下张手，等了一小把，穿过东关，走到古渡口，把它们洒到了古运河的水面上。

星星点点的苦楝花，恰如扬州绣花鞋头上的小花瓣。

看海

□柴英龙

从杭州坐高铁到秦皇岛只需六个多小时，随身带去的书还没翻多少，窗外的景色已从葱郁的江南湿地变成了中原大地。现代交通彻底颠覆了山的巍峨，水的浩渺，高速轨道毫不费力地把不同的地域缝合在一起，使得现代文明与凝重的历史交汇碰撞，折射出全新的光点，让人感怀不已。

此行的目的地——北戴河。有人说，北戴河是镶嵌在渤海湾上的一颗耀眼明珠，也有人说，她是渤海湾上天然而成的盆景。这样的比喻其实都很贴切，当雄安喷薄而起的时候，整个渤海湾，连同这块土地变得神奇无比。巨龙入海，气象万千！

看海对我来说早已不是新鲜事，然而放眼望去，你不得不被这辽阔的海滩、洪波浪涛、无处不在的苍松所吸引，北戴河的景色实在诱人。

眼前的渤海湾沧浪荡漾，白浪翻滚。游人们漫步在沙滩上，一脚踩在沙里，一脚踩在海里，忘却了利禄，忘却了惆怅，在大海面前，原本心中的那点疙瘩变得如此渺小。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也不过是悬挂在宇宙中的一个圆球，只是她依附着海的晶莹，山的苍翠，把地球展现得美轮美奂。可以想象，如果地球没有了海的纯

美，山的巍峨，那她同火星还有什么两样？人类文明还会那样多姿多彩吗？

北戴河看海的地方很多。初次踏上这块土地，仿佛进入梦幻中的蓬莱，当然很想找一处看海的佳景。尽管已是傍晚，不得已，我们只好求助当地人。当地居民似乎有大海一般的情怀，“这儿的海多着呢，到哪儿，哪儿都好看！”回答很精妙。

是，海的景色，其实就藏在人的心里，心有多宽，海就有多大，心美了，海自然就美。

我们一行人漫无目的，沿着东海岸行走，或在沙滩上拍照，或挽起裤子踏海。看海的人从从簇簇，大多跃跃欲试状，几乎看不到扑浪游泳，大约还不到最佳看海季节。然而，海的魅力何曾有四季之分，不同的季节有着不同的姿态，也有着不一样的情怀，只是人类还没有找到与大海对话的语言。

人类对科学的认识其实是渺小的，对自然界充满着无数的未知，但人类同样是伟大的。我总在想，有朝一日，人类终究会与大自然对上话，到了那个时候，大自然才能释放出无穷的魅力。

正漫不经心地行走着，不知不觉就来到了一处叫金山嘴的看海点，这是一处绝佳的位置，沙滩很厚实，礁石兀立，形如



鹰嘴，毗邻处建有一条敞开式的走廊，廊内挂着一幅幅毛泽东主席上世纪50年代在此游泳、休息的场景。其中一帧是毛泽东主席与越南胡志明主席在畅游大海后，坐在沙滩上抽烟、喝茶的合影。两个伟人谈笑风生，那种自然的神态，无拘无束的气氛，显示出伟人特有的气质、性格和豪情。

正观看着，大海开始变化了。原来已是傍晚六点多，天空渐渐蒙上了黯青色，而在西边的天际间却变得越来越光亮，火烧红的晚霞把波涛涌动的海面渲染得金光闪闪。随着落日徐徐西下，大海以其宽广的双臂，紧紧把落日包裹，慢慢向纵深滑行，仿佛要给阴暗的海底注入鲜亮的光辉。

晚风轻起，晚霞完全消失，大海恢复了本色。此时，海风大了起来，浪涛击打着礁石，海水任性地向沙滩上冲去，任黄沙为其过滤洗涤。